

傅修延的物叙事思想探究

Probing into Fu Xiuyan's Narrative Studies of Things

唐伟胜 (Tang Weisheng) 李英华 (Li Yinghua)

内容提要: 傅修延是中国学界最重要、也是最早思考物叙事并展开研究的学者之一, 其物叙事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 (1) 率先提出“文学是‘人学’, 也是‘物学’”这一重要观点, 并不断探索物的叙事学功能, 为物叙事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与兴起打下了根基; (2) 提出物性叙事的三种听觉模式, 鲜明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创新意识; (3) 固守本土传统, 兼具国际视野, 创新具有本土性和实践性的物质生态批评话语。

关键词: 傅修延; 物叙事; 叙事学功能; 听觉叙事; 物质生态批评

作者简介: 唐伟胜,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首席教授, 研究领域为叙事学与英美文学; 李英华,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为叙事学及英美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物叙事研究【项目批号: 23&ZD30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Probing into Fu Xiuyan's Narrative Studies of Things

Abstract: Professor Fu Xiuyan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prominent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in China of narrative studies of things. Fu has made thre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Firstly, it is he who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narrative research of things in China by initially proposing that “literature is not only about humans, but also about things” and by his ongoing exploration of the narratological functions of things. Secondly, he argues for the three modes of listening for thingness, which is an apt illustration of how a Chinese scholar can contribute to the world's academic discourse. Finally, by combining the local tradi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he has created the kind of material ecocritical discourse that is both locally and practically oriented.

Keywords: Fu Xiuyan; Narrative studies of things; Narratological function; Auditory narratology; Material ecocriticism

Authors: Tang Weishe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His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rratolog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iamtws@126.

com). **Li Yinghua** is PhD candidate a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rratolog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651424755@qq.com).

受新的物人关系和危机语境的牵引和推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理论大潮在纵深衍进的同时发生了内核演变。以新物质主义为内核的 21 世纪“物论”思潮凸显物质动能，通过消解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思维重塑物人、物物之间的纠缠互动关系。¹物转向思潮重新唤醒了文学研究对物的关注，国内外学界开始深入思考物在文学（尤其是叙事）中的修辞作用，包括其再现方式、结构功能、主题价值及情感体验等维度。物转向开辟出一种具有明显非人类中心倾向的研究路径，深刻地影响近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

2021 年秋，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会长傅修延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宏文“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首次从学理上阐明了物叙事研究的价值。傅修延在中外文学中寻找灵感，从符号学角度阐释物的讲述与文学作品中意义形成的关系，构建具有本土色彩的批评话语，对中国物叙事学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傅修延在文中提出关注文学作品中“物”的重要性：

文学作品中意义世界的形成与对物的讲述大有关系，物叙事是语言文字之外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如果不懂得这套系统，作者植入文本的意义无从索解。对物的轻视导致我们读不懂许多与物相关的叙事，人物的服饰、饮食、住宅，均为携带意义的符号，与物相关的行为如物的保有、持用、分享、馈赠、消费、呵护和毁弃等，更值得作深入文本内部的细究和详察。（161）

傅修延主要研究叙事学，但也精通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社会学、文体学、文学翻译学、文学阐释学。跨学科的知识体系，独立的学术品格，严谨缜密的逻辑思辨，孕育了丰厚前沿的物叙事思想。他的物叙事思想内涵极其丰富，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评述。

一、物的叙事学功能

在为唐伟胜的专著《物性叙事研究》作序时，傅修延谈及他在撰写博士论文“先秦叙事研究”时“萌发了对物的关注”（“序言” ix）。其实，傅修延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对叙事中的物，尤其是物的叙事学功能（narratological function）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事实上，由于傅修延的叙事学

1 参见韩启群：“‘物转向’：21 世纪以来的理论衍进、内核演变与文学研究前沿生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23）：64-70。

背景，这一兴趣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傅修延一直都在思考：对于故事讲述而言，物到底有哪些功能？在美国学者玛丽·劳拉·瑞安（Marie-Laure Ryan）和中国学者唐伟胜合著的《面向物的叙事学》中，物的叙事学功能被归纳为三种，即物的模仿功能（涉及物在叙事中的再现方式）、物的结构功能（涉及物在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及物的主题功能（涉及物的内容层面）。¹按照这一划分，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梳理傅修延的相关思想。

1983年，傅修延发表“《项链》的链形结构”一文，指出小说的情节围绕项链展开，形成一个一环扣一环的链形结构。²这相当于指出了物的结构功能，即物可以用来连接叙事片段，充当情节发展中的链条。更重要的是，傅修延在这篇文章中还精妙地指出了莫泊桑小说中由项链推动的链形叙事结构与小说的主题之间的同构性和互动性：小说的主题决定了小说结构，小说结构又突出了小说主题。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言，小说的主题是“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傅修延认为文本中的“项链”指涉“虚荣心”，即虚荣心是情节发展的原动力，是穿链之索，是形成首位呼应的链形结构的根本原因。而链形结构是一个圆圈，读者跟着转了一圈，对小说的主题体会得非常深刻。³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刚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各种域外思想不断涌入，但政治批评仍然是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直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申丹147）。纳入这个时代背景，我们或许更能理解“《项链》的链形结构”的特殊价值：关注叙事的形式结构，体察物在叙事结构中的独特功能，这篇论文和其他同类论文一起，推动了叙事学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兴起。傅修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物的结构功能，既凸显了物在傅修延叙事思想中的萌芽，也证明了对物的关注并不是当今独有的现象。

“《项链》的链形结构”关注的仅仅是一个特殊的物在单个文本中的结构功能，但随着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渐入佳境，傅修延开始思考物在中华民族元叙事形成中的功能。2010年，傅修延在“元叙事与太阳神话”一文中，探讨叙事的初始形态与形成原因。他将神话叙事的最初起源归结为一个独特的物：太阳。在分析太阳神话中元叙事的印痕时，傅修延谈及太阳在先民视觉上的从东到西以及在夜间想象中的从西到东，为叙事提供了深层结构与基本冲突。⁴借用人类学家泰勒的术语，太阳神话的实质是相信“万物有灵”的先民将自然物太阳变成与人同形同性的神，于是，神话故事的主体也就应运而

1 参见 Marie-Laure Ryan and Tang Weisheng, *Object-Oriented Narratolog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24, 31-85.

2 参见 傅修延：“《项链》的链形结构”，《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1983）：71-74。

3 参见 傅修延：“《项链》的链形结构”，《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1983）：71-74。

4 参见 傅修延：“元叙事与太阳神话”，《江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版）》4（2010）：26-46。

生。他将太阳神话定义为中华民族的元叙事，因为它对中华先民的叙事行为给予了最初也是最具“塑型”意义的影响。¹这样，一个“流动的物”（即太阳）就被阐释为民族叙事的原动力。

用太阳的移动来解释神话叙事的深层结构，这只是傅修延关注流动之物的开始。“元叙事与太阳神话”发表15年后，傅修延发表的“论叙事中物的流动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更全面地探讨了流动物的叙事学功能，包括流动物的再现方式及其结构功能。首先，流动物常被再现为在某些方面与人相似，从而成为类人物（即类人之物，如类人猿为类人之猿），于是物就变成聚焦者或叙述者。一旦换成用物的“眼睛”来观察，用物的“口吻”来说话，不仅可以丰富人类对这个世界的体验，还能产生始料未及的陌生化效果。作为“灵性已通”的行动主体，物有时还可对故事发展方向施加支配性的影响。其次，流动物不仅有在时间上的流动，也有在空间中的流动，从而可以扩大叙事的“景深”。第三，流动物不仅仅有自身之动，还有召唤他人实现其功能的潜质。物不会完全受人支配，很多情况下它们会推波助澜，将事件推向令人惊愕不已的发展方向，而这样的推动实际上也构成了对故事的形塑。²

傅修延的这些观点与当代西方相关“物论”形成了有趣的互动。和傅修延一样，当代西方物论多坚持物具有活力或主体性。比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非人类一定是行动者”，应该给与非人类“比传统自然因果关系更为开放的主体性”（“Reassembling the Social” 10）；简·贝内特认为，作为施事者，物不仅可以促进或阻碍人类计划，而且还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天性，因此她用“物的力量”（thing-power）一词来概括物的施事能力。³当然，拉图尔和贝内特工作的领域主要是社会学和生态学，但他们对待物的立场与作为叙事学家的傅修延高度一致。

更为有趣的是，除分析流动物的结构功能外，傅修延还独到地指出流动物在叙事发展史中的作用。正如傅修延所言，物的流动不仅激发了人类的文学想象，对于故事形态的发育也有其独特贡献。物在流动路径中偏离与复归，如突如其来的横斜逸出，推动叙述的发展，常常能为故事进程注入新的动力，甚至可以为人物的行动选择提供更多的可能。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主旨报告中，傅修延详细分析《古镜记》等唐传奇作品后认为，正是流动物推动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形成，因为流动物让唐传奇故事得以突破之前短小的志人志怪小说，从此开始“有意为小说”。⁴无独有偶，在西方小说开始兴起的18世纪，西方也曾出现过流动物叙事热。某个物（通常

1 参见傅修延：“元叙事与太阳神话”，《江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版）》4（2010）：26-46。

2 参见傅修延：“论叙事中物的流动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2024）：13-24。

3 参见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xvi.

4 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是一枚硬币或某个物件)在不同人手中流转,叙事通过该物的视角,尽情展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群的生存状况和心理。¹

傅修延也关注物在叙事中的主题功能,尤其是中国物的文化含义。瓷就是镶嵌在中国文化之网上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器物。2011年,在“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一文中,他以叙事学和文化学为工具,选择了在中国文化的“意义之网”上与陶瓷有密切关系的五点来进行讨论。他认为瓷与稻的联系是毗邻性叙事;瓷与易、玉之间更多的是隐喻性叙事;而瓷与艺之间不仅仅是载体与载物的关系,陶瓷还述说着中国艺术蓬勃发展的故事;China唤起的“瓷国”联想更是值得深入探究。总而言之,只有认识到瓷的叙事能力,认识到瓷与这些事物之间毗邻、互渗、隐喻和模仿的历史,才能把握瓷之所以为瓷的真谛。²和瓷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青铜器上的“前叙事”。傅修延认为,青铜时代长逾千年,青铜器上的“纹/饰”“编/织”“空/满”等“元书写”构成了中国叙事活动的逻辑起点,因此被称之为中国叙事之“前叙事”(《中国叙事学》78)。2023年傅修延在《江海学刊》发表的“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延续了他对中国物的主题功能的关注。论文从物叙事和符号学角度对丝巾这件为广大女性喜爱的饰物作深入分析,指出不盈一握的丝巾具有超出常物的符号学意义:作为中国符号,其飞扬灵动的线条表现的是飘带精神;争奇斗艳的丝巾的流行彰显自由向上的时代精神;其连接缠绕的造型和柔软轻松的特质象征着中华文明的融合性与包容性。³

总体来看,就物的叙事学功能而言,傅修延将重心放在物的结构功能和主题功能。上世纪80年代初,傅修延就开始讨论物在叙事结构和叙事主题中的作用,这彰显了他的学术眼光,对经典叙事学在中国的兴起亦有开创之功。难能可贵的是,40年后,傅修延初心不改,从中外最新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思考物的叙事学功能,把中国物叙事相关研究引向深入。

二、物性与听觉叙事

物性乃万物之本性。从哲学上讲,物性指超越人类感知和言说的物之特性。正因为其神秘和不可捉摸,自古以来,言说物性都是中外哲学家的最高目标,包括西方的柏拉图、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康德、叔本华、海德格尔以及中国的庄子、朱熹等。为了抵达物性,中西方哲学家提出的方案均为抛弃理性和文字这样的中介而直接面对物。当西方哲学家(如谢林、叔本华、柏格森等)强调通过直觉体验抵达物性时,傅修延则富有新意地指出,中国哲

1 参见 Liz Bellamy, "It-Narrators and Circulation: Defining a Subgenre," *The Secret Life of Things: Animals, Objects, and It-Narrativ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edited by Mark Blackwell,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7-146.

2 参见 傅修延:“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11): 3-19。

3 参见 傅修延:“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江海学刊》4(2023): 239-245。

学强调“听”才是通往物性的有效路径。当然，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听”并非只与耳朵有关，而是统摄了人类所有感知。为了证明这一点，傅修延拈出了“听”的繁体字“聽”。“聽”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耳”“目”“心”。¹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在造“听”这个字时就没有将听的任务限制在耳朵。事实上，在道家经典中，我们也看到如下表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方勇 53）。“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听之以气”这些说法证明了傅修延的观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听”不仅关涉耳朵，而且是关涉全身心的体验过程。确立“听”的内涵之后，傅修延提出抵达物性的三种听觉叙事方式：听无、无人之听、无闻之听。笔者认为，这三种方式的提出，傅修延不仅“为世界叙事学运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亚体裁研究畛域”（赵毅衡 71），而且为建构自主话语体系提供的一个绝佳范例。

“听无”指没有声音的听，也就是在静默状态下去倾听，去感受世间万物。人类耳朵听到的声音只是感官现象，无声之听然后用心感受，才能捕捉到最深层的“真”与“美”，正如傅修延所说，“听无富于哲学和艺术情趣”（《听觉叙事研究》396）。他用古今中外的例子来阐述“听无”之妙，如老子的“大音希声”，庄子的“渊默而雷声”，济慈《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里的“听见的乐声虽好，但若听不见 / 却更美”等。（《听觉叙事研究》393）“真”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傅修延凸显中国听觉传统的这一面，呼应了当今西方的物思想。比如“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主要倡导者格拉姆·哈曼（Graham Harman）认为，我们无法通过艺术、科学或日常经验直接接触到事物本身。只能用暗指（allusion）的方式间接抵达。²所谓“暗指”，在叙事中往往体现为叙述者不直接讲述物，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提及物，随着叙述者的主体性被大大压缩，物性因此得到彰显。同理，当没有声音的时候，听者的主体性被暂时搁置，那种“希”“默”或者“听不见”就成为一种“暗指”，引导听者去感受未在场的、更深层次的“真”。

“无人之听”指叙写万物的声音，却独独没有听者。这种现象就如偏远山间的野花，花开花谢，虽无人观看，体现的却是自由自在的天地之道。不难看出，“无人之听”里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意味。在傅修延看来，从“无人之听”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物感，一种把人从物这一共名中剔除出去的物感”，万物的存在“无须有人听甚至无须有人”，因为“万物自在自足，自生自灭，不是自然需要人类而是人类需要自然”（《听觉叙事研究》397）。由此可知，“无人之听”强调的是无人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这也是当代西方思辨实在论哲学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的著名范畴“广阔户外”（the Great Outdoors）所强调的：没有了人类，世界就走入到被非理性（unreason）和偶然性（contingency）所定义

1 参见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7页。

2 参见Graham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1, 46.

的广阔户外，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本体世界的真相。¹当然，作为叙事学家的傅修延并没有止步“无人之听”的哲学和生态涵义，而是将其用于叙事作品的阐释。比如，《红楼梦》中人迹罕至的大荒世界就是一个“无人的世界”，虽然“空空大士”和“渺渺真人”一僧一道来过这里，但这样的名字本身就“显示出了他们的子虚乌有”。小说中那块石头从大荒世界而来，经磨历劫之后又回到大荒世界，这就说明大荒世界是“红尘世界中一切事物与行动的起源与归宿”（《听觉叙事研究》397），也就是说，这个大荒世界就是人类出现之前和人类消亡之后的“广阔户外”，因而是永恒的，而红尘世界则是短暂无常的。如此解释《红楼梦》中的“大荒世界”已够惊艳，但傅修延更进一步将这个永恒的大荒世界与无常的红尘世界之间的张力视为一种“深层结构”，用它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和山水画的艺术魅力所在。

“无闻之听”指另一种声音叙事现象，有声音发出，也有听者，但由于某种原因，声音对听者来说似乎没有意义，或者根本就不能进入到听者的意识中去。叙事中的这种声音可以用来实现多种功能，比如构成某种背景，以突出需要被关注的声音，或者用来表现听者的神思恍惚状态。但除此之外，傅修延还讨论了“无闻之听”的另一种涵义：“无闻之听”体现的是一种自控能力，也就是摆脱喧闹的能力。有了这种自控能力，我们就可以超越声音本身，去感受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世界。²

由此可见，无论是“听无”“无人之听”还是“无闻之听”，虽然叙事的方式不同，但最终指向都是超越声音本身，进入到王国维所谓的“无我之境”（《人间诗话》4），或实现朱光潜所言“在微尘中见出大千，在刹那中见出终古”（《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07）。傅修延对“大音”的兴趣，当然是根植于深厚的中国文学文化土壤，但他的思考与西方最新理论形成奇妙的呼应，体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微妙关系。

三、物与生态关切

傅修延的物叙事思想还体现在其生态关切方面。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傅修延的生态关切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很多生态学者的特征之一。

傅修延对《山海经》的重新解读集中体现了他的生态观。他将《山海经》定义为“原生态叙事”并从中挖掘其中的生态思想。傅修延之所以用“原生态叙事”这一术语可能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山海经》的生态叙事基于人类和自然还未完全分离这一前提，因此其生态思想是纯粹而朴素的；其次，《山海经》的生态叙事是现代生态叙事的开端。在傅修延看来，《山海经》

1 参见 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36.

2 参见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01页。

的“原生态叙事”体现了“万物相互依存、众生各有其形、自然资源有限等生态思想”（《中国叙事学》38）。“原生态叙事”这个概念从中国文学传统归纳而来，同时又与当代西方的物质生态思想形成了有趣的对话。

傅修延将《山海经》看成“山海之物经”，认为书中的叙述者并没有把自己和自然界分开，是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之前的产物，“依地而述”将世间万物组织成“一个相对有序的资源系统，茫茫宇宙因之显示出清晰的内在秩序”（《中国叙事学》43）。“叙述者没有把自己和自然界分开”这一论断与当代西方的物质生态思想不谋而合。众所周知，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和自然一直处于分离状态，而且人类对自然享有绝对控制和支配的权利，这种状态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短暂的福利，但也对环境造成了毁灭性伤害。为此，很多西方生态理论家试图弥合人类与自然的裂痕，提出人类与自然的“通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即人类身处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人类身体与非人类自然之间随时随地存在水分、空气、食物等的物质交换，这种物质交换决定了生态网中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关系。¹

傅修延对《山海经》体现的“万物依存”的解读很有启发意义。在《山海经》中，人类并不视自己为万物主宰，而是把自己与神、兽置于同一层面，甚至将河流山川都视为有意识的生命物体。傅修延把《山海经》中的这一观念归于“初民信奉的万物有灵观”（《中国叙事学》45）。这是一个有见地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在西方最早的叙事作品《荷马史诗》中也可看到万物有灵观导致的万物平等（即神、人、自然处于同一本体层面）。但笔者想指出的是，万物有灵观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到当代生态理论视野中。比如，仁娜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与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提出的物质生态批评认为，非人类自然不仅有施事能力和意义生成能力，还拥有自己的故事。²这种生态观强调自然具有主体性，必然压缩人类和自然的本体级差，实现曼努尔·德兰达（M. DeLanda）所谓的“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³傅修延对《山海经》逾越“本体论的鸿沟”大加赞赏，体现了他与西方学者相近的物质生态观。

同样，傅修延对《山海经》中“众生各有其形”的解读也体现了他的学术敏锐性。在他看来，《山海经》反复展示那些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害怕之物，其原因是《山海经》旨在表明“众生各有其形，大千世界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自然并没有规定什么正常什么不正常”，因此，“若要做到与自然和谐共处，恐怕先得把这些‘定见’丢开，恢复人类过去那种能够包容万千殊像的博大襟

1 参见 Stacy Alaimo and Susan Hekman, “Introduction: Emerging Models of Materiality in Feminist Theory,” *Material Feminisms*, edited by Stacy Alaimo and Susan Hekm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0.

2 参见 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Material Ecocriticism: Materiality, Agency, and Models of Narrativity,” *Ecozone* 1 (2012): 75-91.

3 参见 Manuel DeLanda, *Intensive Science & Virtual Philosophy*,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怀”（《中国叙事学》48）。在这里，傅修延提出我们应接纳自然万物，不管是美是丑，正常还是不正常，因为美丑、正常不正常这些概念只是人类强加给万物的性质，而非万物的本性，因此傅修延这里倡导的其实是要我们斩断人类对万物的主观判断，去靠近并接纳万物的本真。当代思辨实在论将这种通过人类理性去理解万物的做法称为“关联主义”（correlationism），或者幼稚的实在论（naïve realism），认为这种路径根本不可能抵达物的本真。¹当代一些优秀的生态作家也通过各种叙事手段，讲述不再与人类关联的自然世界，展示“众生各有其形”（唐伟胜 90-101）。

自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提出“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以来，该理论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推动了力求缓解世界生态危机的绿色思潮。在研究者们纷纷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制高点把《山海经》解读为地理读本的时候，秉承“人类再伟大也只是一个物种”（《中国叙事学》39）的傅修延将其定义为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之前的产物，是现代生态叙事滥觞的原生态叙事，而且是作为人类学会讲述故事之前的预演前叙事，这足以显现傅修延的学术敏锐力和批判性思维。

傅修延的生态叙事批评还有本土观照和实践的维度。除了发掘《山海经》中的生态思想，他还撰写了论文“羽衣仙女传说与赣文化”和“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均从生态视角出发，深入挖掘赣鄱本土文化中的生态意蕴。他主讲“赣鄱文化的生态智慧”课程，2014年被批准为“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的《生态江西读本》于2019年5月由二十一世界出版社出版。傅修延教授的《生态江西读本》写得很别致。其中既有对江西生态概貌的整体描述，又有对大地、田园、人口、资源诸多生态要素的深入分析；既有对生态演替的历史性阐发，又有对生态困境的当代解读。而字里行间，又全都融入作者自己饱满的生命体验与鲜活的情感记忆，使得全书充盈着生态的敏感与生命的脉动。而这一切，竟是以区区七万字达成的，不愧是“大家写小书”的典范。²文学与环境学会创会理事、中国台湾大学名誉教授、《生态人文主义》创办者林耀福先生称其为生态书写，也是生命书写。《生态江西读本》讲的故事真切朴实，温润如玉，不夸谈流行的西方理论，也不放送野性救世的固有论调，却充满知福惜福的文明智慧，勾勒出生态批评的风貌。生态学学者、中国台湾淡水大学荣誉教授黄逸明先生认为这是一本东方的《瓦尔登湖》（*Walden*），可以媲美于1854年美国作家所出版的世界名著。³

傅修延不仅著书立说，还将自己的生态理念付诸行动和实践。他提出的《关

1 参见 Graham Harman, *Tool-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 Chicago: Open Court, 2002, 28.

2 参见 鲁枢元：“生态文化、生存理念与时代的精神状况”，《鄱阳湖学刊》4（2019）：12-15。

3 参见 胡颖峰、徐敏：“‘赣鄱生态与美丽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生态江西读本》新书发布会综述”，《鄱阳湖学刊》4（2019）：39-49。

于建议申报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研究报告》为江西省政府采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于 2009 年经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他还致力于江西师范大学新老校区的生态建设，努力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以求让师生在“诗意栖居中走向理性澄明”（肖惠荣 8）。在一次采访中，傅修延表示“叙事学研究应该有温度”（唐伟胜 傅修延 3）。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学术研究应该有本土面向和实践面向。

物叙事在叙事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掀开了“去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新的篇章，这一转场不仅仅是将研究对象由“人”转向“物”，更是挑战了西方叙事学以人为本的顶层设计。傅修延以深厚的学术素养，敏锐地跳出“人之界”，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场域内做叙事问题的思考：他开拓性地提出“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这一引领性的观点，并切实展开物叙事研究，包括考察物的叙事学功能、物与听觉叙事、物与生态批评等。傅修延的物叙事研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其标志之一就是提出具有生产性的批评新话语（如听无、无听、原生态叙事等）。最为可贵的是，傅修延的学术创新基于本土资源，同时又对外来资源保持开放态度。他能从中国叙事传统中挖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物叙事思想，表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巨大的理论话语潜力，但同时也表明，我们需要思想敏锐、学贯中西的学者来挖掘这些潜力，并将其进行恰如其分的现代转换。很明显，傅修延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Works Cited

- Alaimo, Stacy and Susan Hekman. "Introduction: Emerging Models of Materiality in Feminist Theory." *Material Feminisms*, edited by Stacy Alaimo and Susan Hekma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08. 1-20.
- Barthes, Roland. *"The Reality Effect"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California: California UP, 1989. 141.
- Bennett, Jane.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2010.
- Blackwell, Mark, ed. *The Secret Life of Things: Animals, Objects, and It-Narrativ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ewisburg: Bucknell UP, 2007.
-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New York: Oxford UP, 2005.
- DeLanda, Manuel. *Intensive Science & Virtual Philosophy*.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 方勇：《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
- [Fang Yong. *Zhuang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傅修延：“《项链》的链形结构”，《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1983）：71-74。
- [Fu Xiuyan. "The Chain Structure of 'Necklace'." *Journal of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1983): 71-74.]
- ：《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 [—, *Chinese Narratologies*. Beijing: Peking UP, 2015.]
- : “序言”, 《物性叙事研究》。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3 年, 第 ix-xii 页。
- [—, “Foreword.”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23. ix-xii.]
- : “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 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 《天津社会科学》5 (2021): 161-173。
- [—, “Literature is Both Human Studies and Object Studies: Objects and the Narrative Meaning-making.”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5 (2021): 161-173.]
- : “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2011): 3-19。
- [—, “Porcelain Narrative and 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2011): 3-19.]
- : “丝巾与中国文艺精神”, 《江海学刊》4 (2023): 239-245。
- [—, “Silk Scarves and Chinese Artistic Spirit.”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4 (2023): 239-245.]
- : 《听觉叙事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 [—,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21.]
- : “元叙事与太阳神话”, 《江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版)》4 (2010): 26-46。
- [—, “Ur-Narrative and the Sun Myth.” *Jiangxi Social Sciences(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10): 26-46.]
- 傅修延、丁枚: “论叙事中物的流动及其对故事形态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 (2024): 13-24。
- [Fu Xiuyan and Ding Mei. “The Mobility of Objects in Narrativ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Forms of Storie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5 (2024): 13-24.]
- 韩启群: “‘物转向’: 21 世纪以来的理论衍进、内核演变与文学研究前沿生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2023): 64-70。
- [Han Qiqun. “The Material Turn: Theoretical Progression, Core Evolution and Frontiers Generation of Literary Research Since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23): 64-70.]
- Harman, Graham. *The Quadruple Object*.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1.
- . *Tool-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 Chicago: Open Court, 2002.
- 胡颖峰、徐敏: “‘赣鄱生态与美丽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生态江西读本》新书发布会综述”, 《鄱阳湖学刊》4 (2019): 39-49。
- [Hu Yingfeng and Xu Min. “An Over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Ganpo Ecology and Beautiful China’ and the Book Launch of *Ecological Jiangxi Reader*.” *Journal of Poyang Lake* 4 (2019): 39-49.]
- Iovino, Serenella and Serpil Oppermann. “Material Ecocriticism: Materiality, Agency, and Models of Narrativity.” *Ecozone* 1 (2012): 75-91.
- 鲁枢元: “生态文化、生存理念与时代的精神状况”, 《鄱阳湖学刊》4 (2019): 12-15。
- [Lu Shuyuan. “Ecological Culture, Survival Ideas, and the Zeitgeist in Professor Fu Xiuyan’s *Ecological*

Jiangxi Reader.” *Journal of Poyang Lake* 4 (2019): 12-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Lu Xu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6.]

Meillassoux, Quentin.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Ryan, Marie-Laure and Tang Weisheng. *Object-Oriented Narratology*. Lincoln: Nebraska UP, 2024. 31-85.

申丹：“美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小规模复兴”，《外国文学评论》4（2000）：144-148。

[Shen Dan. “The Small-Scale Revival of Narrative The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00): 144-148.]

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

[Tang Weisheng.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23.]

唐伟胜、傅修延：“叙事学与中国叙事传统——傅修延教授学术思想访谈”，《英语研究》2（2020）：1-12。

[Tang Weisheng and Fu Xiuyan. “On Narratology and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An Interview with Prof. Fu Xiuyan.” *English Studies* 2 (2020): 1-12.]

王国维：《人间词话》，彭玉平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Wang Guowei. *Poetic Remarks in The Human Worl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肖惠荣：“地方性知识、生态情怀与生态叙事——傅修延教授访谈”，《鄱阳湖学刊》4（2019）：5-11。

[Xiao Huirong. “Local Knowledge, Ecological Sentiment,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u Xiuyan.” *Journal of Poyang Lake* 4 (2019): 5-11.]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

[Zhu Guangqian. *Twelve Letters to Young People*. Changsha: Hunan Literary and Art Press, 2018.]

赵毅衡：“从小说叙事学到符号叙事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21）：69-74。

[Zhao Yiheng. “From Novel Narration to Symbolic Narratology.”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5 (2021): 69-74.]